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卷十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書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扶又反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

去之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于孔子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當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為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已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

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叶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强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黄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輿起也問明日遂行在陳絶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絶糧朱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絶糧於兵間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小

人窮則濫耳以固字荅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愠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荅之之意以為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其守也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上聲困而亨易困卦云困亨貞又云困而不失其所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之勇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胡氏曰當行而行惟理是視者無所顧慮不計其後也處困而亨身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悔觀固窮之語可見也學者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為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雙峯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禮有大於

俎豆者夫子且自謙讓説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為問故夫子以禮器為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其窮似下君子一等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

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形甸反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朱子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爲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就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但子貢多是曉得了便了更没收殺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眞箇行此孝爲人謀則眞箇忠與朋友交則眞箇信

故夫子警之曰吾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會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冠於一以貫之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予一以貫之可見彼言行此言知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如字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朱子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

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末舉中庸引詩語只是賛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說過也不濟事多學而識也不可謂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陳氏曰此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即所以結前意耳

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扶又反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新安陳氏

曰如莫我知也夫及子欲無言之類而他人不與音預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亦慱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問語子貢一貫之理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

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慮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為妙耳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抑可見矣曰此說亦善○慶源輔氏曰子貢以通達之資聞一知二則其所學固多而能識矣然務博者多徇外如方人屢中之事可見夫子每有以抑之無非使之反求其本者子貢至此則真積力久亦將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為疑辭以發之俟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忠恕而

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雲峯胡氏曰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字此章引謝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亦以天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況曾子之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

足以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去聲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去聲愠見發也

南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已○覺軒蔡氏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愠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雙峯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

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繞絶糧便愠見○雲峯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守而重在德守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能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去聲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

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濶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

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内是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二千五百家

為州朱子曰篤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廹之患○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何往不可○雙峯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記曲禮離

坐離立毋往參焉離麗也謂兩人相附麗而並坐或並立我毋往參之為三焉言與我相參也衡軛音厄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去聲下同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去聲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朱子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問參前倚衡何物參倚坐立所見何物可見潛室陳氏曰參前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事便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常目在之耳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鄭氏舜舉曰子張務外者也故問干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敬視寡

尤寡悔淺深不伴子張之學進矣○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雙峯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程子曰學要鞭辟音壁近裏著直略反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致知之鞭辟近裏著已者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

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力行之辯辟近裏著己者也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壯里反便渾工聲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朱子曰辯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一般一處說作辯約是要辯督向裏去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己○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渣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為仁己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如曾子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即此

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問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程子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己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胡氏曰明得盡查滓化却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而私意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為學者言不主於釋經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新安陳氏曰舉此一事可見其餘故

夫子稱其直事見（形甸反）家語（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上聲）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古轉反）收也

懷藏也如於孫林父音甫甯殖常職反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衛侯剽也言子叔剽無謚故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

寗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新安陳氏曰卷懷皆指此道而言引此事以為證○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朱子曰直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玉之君子○南軒張氏曰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新安陳氏曰史魚之直不以有道無道而變治世雖可行亂世欲卷而不可得矣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以為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蓋謂此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勉齋黄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知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

心安而德全矣

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鄭氏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雙峯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

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不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羽敏反命者若不實見得惡音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程子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朱子曰曾見人

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傍人看他說的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或問此章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謂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南軒張氏曰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

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曾子所以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慶源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心與理一理當死而以生則咈於天理恐於吾心而傷害於吾仁矣心之德即所謂仁也理當死而死則吾之心順適而無傷吾之仁亦全而無闕矣○潛室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已身更管甚名譽耶○汪氏曰程子是因夫子之言更推出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是若不曾真實見得定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此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以曉人也○新安陳氏曰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能有實見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以成就箇是而不求生害仁

以成就箇非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别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心之全徳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徳言　勉齋黄氏曰大夫言賢以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修身者也

夫子嘗謂子貢悦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徳也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

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朱子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已而未能克已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事賢友仁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欲為人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新安陳氏曰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指友士之仁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

仁之資而已汪氏曰此專挑為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新安陳氏曰資助也

○顔淵問為邦

顔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朱子曰顔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歳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

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也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然時以作事四字出左氏傳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

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夏時書名今存戴德註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朱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

諸家之歷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爲無差故曰行夏時也○問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爲定䝉峯饒氏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影却用日中○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歷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爲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去聲）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上聲）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或問周輅為過侈何也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曰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

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雲峯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矣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敷救反前後有旒音流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何晏曰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

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大裘羔裘也袞冕卷龍衣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或問周冕之不為侈何也朱子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雲峯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問顔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顔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曰固是如此顔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顔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為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

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慱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唯是顔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辨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者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顔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

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朱子曰發此為之兆

兆猶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做此而推行之耳〇雲峯胡氏曰須看斟酌二字以三代正朔斟酌之不如夏之時得其正輅至周而過侈斟酌之不如從殷之為得其中冕自黃帝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自堯舜湯武皆有樂斟酌之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夫子姑舉此四者以例其餘皆當如此斟酌而行之也張子曰禮樂治去聲下同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平聲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去聲

其所守故放遠之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朱子曰衛詩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桀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桀黠强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為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萬世保此法也○慶源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揺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絶之治道係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辨給能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屏絶之○雙峯饒氏曰

法外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顔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程子曰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守成法○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顔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又曰鄭聲佞人最為治之害故遠亦人之所難○和齋尹氏曰孔子告顔子以四

代禮樂而繼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事易惑人也○問伊川春秋傳序引夫子答為邦之語惟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為樣耳○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故鄭聲遠佞人以為邦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之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故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興行而無斁矣○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

王道之務潛室陳氏曰孔子為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氷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覺軒蔡氏曰按蘇氏之説遠近以地言若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矣○雙峯饒氏曰蘇氏只説得地之遠近欠説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厚齋馮氏曰慮

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南軒張氏曰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也○慶源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去聲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

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音潮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張氏存中曰見公冶長篇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章又以為竊位慶源輔氏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之所宜居也豈一己可得而私有哉如盜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雙峯饒氏曰恐有此等意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勿軒熊氏曰

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葢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褊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謂變化氣質之法○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聲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柰他何○雙峯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僻同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

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峯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溢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

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朱子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則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便從容不廹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遜皆是偽○問禮行遜出何别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

人○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遜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遜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雙峯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坯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坯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又曰義以為質而非禮行遜出則質而不文禮行遜出而不成之以信則文勝而滅質皆非君子之道○雲峯胡氏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在禮遜義不可以偽為成之在信實然非禮遜之後又加以信也曰義曰禮孫始終一實而已矣

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

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朱子曰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南軒張氏曰義以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者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為體而禮與孫所以為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具矣○慶源輔氏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從內說出外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是由外說入內○胡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敬又義之本推而上之也○潛室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為體而三者為用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

子又推本言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問旣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饒峯饒氏曰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去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

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雙峯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却難點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厚齋馮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歎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

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或問楊氏之說似太巧朱子曰雖巧而有益于學者○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胡氏曰范氏合工二章為一意楊氏於此又合三章為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聲衆曰羣然無阿比毗至反之意故不黨程子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龜山楊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絶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己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己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

私意之或萌也○新安陳氏曰矜也忿戾則矜而爭矣可以羣羣而不流於黨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者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敵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因宰子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敵故如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新安陳氏曰恕者求仁之方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問終身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慶源輔氏曰推己及物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

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又曰始則推己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為宜此又極其效而言之知要之說尤為有警於學者蓋聖學以仁為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陳氏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己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己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恕之義甚闊大自漢以來恕字之義不明有謂善恕己量主范忠宣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似饒人的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恕之不輕恕之意如此是己有過且自恕人有過又併恕人乃相率為不肖之歸豈推己如心之義乎○雙峯饒氏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約遂發此

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新安陳氏曰視人猶已一視同仁此聖人之無我也惟其畧無私已故仁之用自然如此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朱子

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若只據他之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過當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也○或問毀譽之說曰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譽者善未著而亟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則是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

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恝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胡氏曰毀云損其眞若叔孫武叔之毀仲尼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聞過情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朱子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

在此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一截誰毀誰譽之意○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朱子曰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聖人說一句話便是恁地閑便是從頭說下來此民便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南軒張氏曰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也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雙峯饒氏

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畧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襃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音扶○亡與無同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與無與無通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去聲而言意必偶見有此事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馬借人乘之已雖有馬不能乘則借人乘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無數風俗之日趨於薄也○勉齋黃氏曰今亡矣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也○葉氏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畧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鴇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雲峯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可見○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强上聲解趙氏曰二事大小精粗實不相並故又載胡氏說于後亦闕疑之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去聲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强弱不同同為不忍何也朱子

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葢大謀雖斷而輕決則又失之○雲峯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唯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為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為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為强梁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胡氏曰察

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耳○雙峯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齊人皆以仲子為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其衆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衆惡必察處又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為衆人之衡鑑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苦郭反而大之也人外無道人之身即道之所寓道外無人道即人之所以為人之理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

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問性不知檢其心潛室陳氏曰性指道心指人○雙峯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又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泯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為去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朱子曰思是硬要去做學是依這本子小著心隨事順理去做○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

寛廣以求之不忒恁地廹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説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横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雲峯胡氏曰書説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畢遜之義不淩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禄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去聲憂貧之故而欲

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音洛哉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凡言在其中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問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兩句似相反潛室陳氏曰耕本謀食却有時而餒學非謀食却可以得祿○雙峯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難事學者縱未能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胷中久久自别○雲峯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

富閙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不謀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耕本不求餒而餒自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知如字此理而私欲間去聲下同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

不能守者○新安陳氏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學而知之明則知及而得之矣不能無私力行而守之不固雖得之必失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

去聲之下句放此上聲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守之者恐其難得必失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守所以貴乎篤也○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固不可仁既能守之而猶有不莊之戒集註謂有

氣習之偏何耶潛室陳氏曰蓋雖是有仁能持守然當臨涖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妄念便生須是逐時照管令罅縫不開才有罅縫便有氣習之偏此是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周密處雖是本體已造醇美猶恐節節目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令盡善盡美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箇禮字歸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

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朱子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慶源輔氏曰不莊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朱子曰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敖惰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了却又要莊涖動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不走失而於接物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處又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知及仁

守為學之事也莊涖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之事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涖禮動不能為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一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或問此章曰大抵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南軒張氏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未能保之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涖之而動之則以禮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則民作興也此雖統言為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雙峯饒氏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涖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雲峯胡氏曰仁者心德之全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涖之

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涖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為未善者德愈全而責愈備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去聲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朱子曰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然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

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而其材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南軒張氏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為者之當大任是也事而可以小知之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雙峯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以一槩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雲峯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上聲此

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

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爾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為已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不可以有

讓也蓋仁者已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南軒張氏曰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已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為之在已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雖為仁在我雖師不暇遜此便是仁以為已任○慶源輔氏曰遜者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自外來者固不可不遜如善名是也至於為仁在已則何遜哉蓋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雲峯胡氏曰當字大有力量不以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已任曾子當之顏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

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問君子不諒可乎龜山楊氏曰惟貞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南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則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雙峯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

義所在者也○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雙峯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後獲謂不計其效也蓋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柰何孔子嘗

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遑恤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纔任其事而即有得禄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禄之心則義利雜揉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勉齋黄氏曰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餼稟稱事君之道也○慶源輔氏曰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皆天理之當然而在人之所當為者也豈可有一毫僥求覬幸之意於其先哉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如字反也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又也

論其類之惡矣南軒張氏曰人所禀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禀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南軒張氏曰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烏能相為謀乎○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氷炭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勉齋黄氏曰此為學者喜於工言辭者設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胡氏曰富者欲其贍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鐘笙鎛鞂籥皆曰師○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去聲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悉井反察如此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比諸弟子為多○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閑語看聖人一

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音示瞭音了明目也三百人眡瞭掌太師之縣音玄鐘磬之類凡樂事相瞽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上聲已為去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

得其所矣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過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胡氏曰瞽必有相荀子所謂猶瞽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厚齋馮氏曰使瞽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新安陳氏曰瞽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卷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袁文宿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為齊論以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厚齋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反之衛也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

人適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冉有為季氏將與齊戰於郊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求曰學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于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為（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問獨責求何也朱子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向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厚齋馮氏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

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朱子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畢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馬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

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朱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瞽者之相亦是如此○雙峯饒氏曰冉有真與謀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趙氏曰兕似牛一角毛青皮堅可為鎧柙檻也櫝匱也言在

柙而逸在櫝而毁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朱子曰虎在山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櫝中毁了便是典守者之過○厚齋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為具臣者以此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勉齋黄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

邑而爲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强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梅巖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

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乞逆反）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朱子曰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雙峯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為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

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患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均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厚齋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

夫音扶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去聲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脩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脩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與脩文德反矣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予路雖不與音預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併去聲責之遠人謂顓臾或曰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雙峯饒氏曰遠人不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侯之上夫子以蕭墻對顓臾則蕭墻近顓臾遠其為遠人可知

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已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内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即文伯及秦遄皆奔齊八年季寤桓子之弟

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音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楯垂尹反兵器也正作盾戈戟也蕭牆屏音丙也問蕭牆朱子曰據鄭註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厚齋馮氏曰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上聲季氏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隙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去聲其脅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形甸反於經傳去聲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音余○豫章羅氏曰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不可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墻之害者多矣○厚齋馮氏曰聖門紀録問答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

從者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陪臣家臣也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

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雙峯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

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廉反其口使不敢言也

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慊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南軒張氏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已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衆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

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張存中曰見前章集註家臣屢叛下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失政陳氏曰魯雖無桓文之覇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興兵非奉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得為無僭者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反定令諸侯大夫

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田恒三晉何以不失朱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況田恒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簒奪之迹考之如莽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而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禄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禄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

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慶源輔氏曰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為二章爾○厚齋馮氏曰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信也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

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之益所謂聞過則真有所聞所謂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友諒與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入

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胡氏曰便順適也字耳書云安也順適且安故云習熟也便辟書註以為足恭是也

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雙峯饒氏曰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舉三者為勸又舉三者為戒

○尹氏曰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或問三友之説盡於集註之説而已矣朱子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畏謹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柰何曰便辟則無責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貫通之實矣○南軒張氏曰友者所以輔成已德者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脩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為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

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新安陳氏曰禮之制度樂之聲容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烏故反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朱子曰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是狎近小人踈遠君子○或問三者

之為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强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柰何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己矣○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忠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是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存于敬肆而已○勉齋黃氏曰節禮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道人善者志於為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以自規正也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適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

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雙峯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樂是奢侈如峻宇雕墻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是為樂而荒淫耳○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聲可不謹哉覺軒蔡氏曰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此章君子兼無君子莫治野人專以位言此德位而言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南軒張氏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審言也○汪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躁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聒之非惟不入

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瞽可也○雲峯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稟於陰行於脉之內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為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

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

朱子曰人之血氣固有强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又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義與道也〇南軒張氏曰人有血氣身役於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

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鬬血氣既衰則歉而志得凡民皆然為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為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得故惟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惟其剛强有足恃者故惟鬬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與鬬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為可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鬬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雙峯饒氏曰鬼者氣之靈

鬼者血之靈心是寬鬼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三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新安倪氏曰年彌高德彌卲出揚雄法言卲亦高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賦畀之正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者不得

不畏之矣程子曰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朱子曰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夫衆人怵迫於利害之畏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南軒張氏

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以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為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趙氏曰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冊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也○厚齋馮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非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朱子曰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顔回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甲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

氣質之禀清明純粹絶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胷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南軒張氏曰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爾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又曰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氣質

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者蓋以人性之本善故耳是以君子唯學之為貴學則昏濁者可使清明偏駁者可使純粹惟其昏濁之甚自暴自棄而不自知有學焉此則所謂下愚之民也○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通則困之謂也○雙峯饒氏曰生知學知困知屬天質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悱奮發轉來為學如此尚可以勉進於中工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可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雲峯胡氏曰以生知為上則學知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不以品之下者遽絶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形甸反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朱子曰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新安倪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也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問各專其一是主一之義曰然○雲峯胡氏曰事思

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謝氏曰未至於從七恭反容中去聲道無時而不自省悉井反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朱子曰視聽如何要得他聽明如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又云忿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閑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道有事方思閑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須先理會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南軒張氏曰九思

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勉齋黃氏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雙峯饒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事上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為思而不學者言此為不思者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謂九者

日用常行之要是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聲之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為之矣此唯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冉閔之徒足以當之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南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新安陳氏曰聞其語可見四句皆古語也

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形甸反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朱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行則見諸事也○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

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義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克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

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所求之志者則身脩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耳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四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阪縣○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没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葉氏少藴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

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與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新安陳氏曰誦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揺此其所以能立○新安陳氏曰夫子嘗曰立於禮又學禮能立之證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程子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朱子曰陳亢實以私己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南軒張氏曰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踈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必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

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潛室陳氏曰詩能興起人心禮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初學為最近故聖人以此為學者門戶○問陳亢謂聖人遠其子未免以私意窺聖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乃天理如此非私意也○問伯魚聖人之子陳亢意其有異聞及止聞詩禮之訓乃知聖人遠其子愚意伯魚之資稟稍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也使其有曾顏之資亦當以曾顏者告之矣若一以遠其子則是有心於為公也聖人然乎哉曰父子主恩義方之訓只說到這處若伯魚天資穎悟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隱乎爾曾顏可至伯魚亦可至自是日用不知耳○新安陳氏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三也

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興詩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陋哉亢之見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薰陶之所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耳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南軒張氏曰此正名

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覺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唯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畿内諸侯之妻其助祭獻繭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

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厚齋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六